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S/24344  
24 Jul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秘书长派遣调查关于在阿塞拜疆使用化学武器报告的  
调查团的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1. 1992年6月1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053)中指出,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曾经使用化学武器。据报从最近在Nakhichevan事件中受伤的阿塞拜疆人的验血中发现有依普利(iprit)、氰化物和光气的作用。

2. 1992年6月11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相同信件中(S/24103)报告说,除了别的以外,已经有36份文件交给最近在阿塞拜疆的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如在该信的附件中所示,其中一些文件载有阿塞拜疆共和国卫生部关于使用化学武器试验的分析结果。

3. 1992年6月8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在其给秘书长的信中说,关于亚美尼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是完全假的。他要求派遣一团称职的专家前往冲突地区去判断实际情况。

4. 从提供给秘书长的资料看来,这些事件似乎发生在四、五月间。尽管已经过去的时间和报告的模棱两可,鉴于同可能使用化学、细菌(生物)或毒性武器的严重性,秘书长在大会在1990年核可的A/44/561号文件中提出的指导方针和程序的基础上,决定有理由进行调查。

92-33735 270792 270792 270792

5. 为了进行这项调查,秘书长在自己的权限下任命一个由三名及格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并且派两名秘书处人员从中协助。安全理事会在1992年6月19日的非正式协商中获悉这项决定。

6. 获任命的专家是:

Dr. Johan Santesson

Research Director

National Defence Research Establishment, NBC

Defence Department

Umea, Sweden

Mr. Herner Staub

Chemical Engineer

NC-Laboratory Spiez

Defence Technology and Procurement Agency

Switzerland

Dr. Jan Willems, Colonel MC

Commander, Royal School of Medical Services

of Belgian Armed Forces

Ghent, Belgium

调查团的工作由秘书处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办事处的特等干事Derek Boothby先生率领和协调,他便利其组织和确保同主管当局的联系。调查团由行政和管理部电子事务司的Woodrow Brown先生提供通信支助服务。

7. 调查团于1992年7月4日抵达阿塞拜疆的巴库。在调查过程中,其成员视察了阿塞拜疆南部的Fizuly和Kubatli地区,在一些巴库医院里同据报的受伤者进行了面谈,并且也视察了在巴库民防总部的化学和放射实验室。1992年7月8日调查团到亚美尼亚的Erevan进行视察,同亚美尼亚当局进行了短暂的讨论,然后在同一天较晚

的时候回到日内瓦。

8. 秘书长要感谢比利时、瑞典和瑞士三国政府提供专家服务,也感谢瑞士政府提供飞机,使得能够有效地运送调查团及其设备往返该区域。

9. 在向安全理事会转递有资格专家的报告(见附件)时,秘书长注意到各专家决定没有人向调查团提出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10. 使用化学武器是一项备受斥责的行为,应当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似乎没有使用化学武器的迹象令人大为宽慰。但是,争端的真正解决首先将只能是冲突的终止和有关国家之间从新建立健全的关系。

附件

秘书长派遣调查关于在阿塞拜疆使用化学武器报告的  
调查团的报告

送文函

联合国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阁下  
纽约

加利阁下：

谨随函附上我们关于你请我们进行有关在阿塞拜疆使用化学武器报告的调查的报告。

1992年7月3日我们在日内瓦会合后，于1992年7月4日至8日为调查目的访问了阿塞拜疆。虽然以个人的名义获任命，我们一致地工作和一致地达成结论。在调查后，整团在回返日内瓦途中于7月8日到亚美尼亚进行了短暂的访问。

在执行任务时，我们从多方面获得支助。我们特别要感谢阿塞拜疆政府给予我们的热烈欢迎，和在我们的整个停留期间给予我们的合作和协助。

我们也要感谢联合国秘书处给予我们的协助和支持，特别是Derek Boothby和Woodrow Brown两位先生的协助和支持。

秘书长先生，我们因能够服务而感到荣幸。

Johan Santesson 博士

Heiner Staub 先生

Jan Willems 博士

谨上

1992年7月9日

## 一、方法

1. 为了执行我们的工作,我们按需要采用了以下方法:

- (a) 访问巴库的政府官员,以期得到有关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资料;
- (b) 访问fizuly和Kubatli,以期得到这些地方最近据称受到攻击的证据,包括在有样品的地方收集样品,以便在专门的实验室内进行化学分析;
- (c) 访问据称在各次事件内接触到化学武器的病人和治疗他们的医生;
- (d) 访问对各次据称受到化学武器攻击后收集到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的实验室,以期审查分析方法;
- (e) 对收集样品或检查病人,包括收集医学样品的任何进一步需要进行评价;
- (f)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估计和评价。

2. 调查队从1992年7月4日到7日在阿塞拜疆进行了调查。它然后经过亚美尼亚的Erevan到日内瓦,以完成对收集的证据的讨论和最后写定其提交秘书长的报告。

3. 调查队希望指出,在最初出现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到进行调查之间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此外,当决定进行调查时,有关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资料十分有限。在抵达巴库时,调查队得知最近发生了据称使用与以往攻击相同类型的化学武器的事件。

4. 在这方面,调查队愿意强调,在展开调查以前得到以A/44/561号文件附件一扼要载列的格式和范围提出的资料是很重要的。

## 二、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的类别

5. 调查队访问了Fizuly和Kubatli两个村庄,发现它们的情况相当类似。它们都受到了零星的攻击,一个主要受到大炮的轰击,另一个主要受到大炮、火箭的攻击。一个几乎已经无人居住,另一个则仍有人居住。

6. 在Fizuly调查队看了三个弹着区。在第一个地方,一片砖墙上有一个大约一米直径的洞。那里无人受伤,也没有目击者,但那一带的居民向驻扎在附近的军事部队总部报告说有一股奇怪的气味。

7. 第二个炮弹大约下午10时击中了一栋官方建筑物的第一层的楼梯,造成了一个大约40厘米直径的洞,部分毁坏了楼梯通向一间房间的门。洞后的地上,除了有墙的残块外,还有炮弹的碎片和一百多枚工业用长3厘米的钉子,一端是尖的,另一端有四片小翼。大约离洞一米外的墙上和门框上也有钉子钉在上面。据报导,当时楼梯上的一名守卫受了伤并中了毒。据在场的官员说,他已被撤离到巴库,但后来在巴库并没有向调查队提出那个人。

8. 在同一地区人们向调查队提出了在村庄其他地方发现的一片弹壳。它是10.5厘米的炸弹后部,没有被炸成碎片,内部面上有灰色粉末的退迹,估计少于10克。据说,一个拿过这片弹壳的人发了皮肤疹,但他并不在场。

9. 在第三个地方,一个炮弹炸毁了一个无人居住的房子旁边的小库房的上部一角。无人受伤,但附近一名男子(见附件二,医学方面,案例1)声称他园子里树上的水果上有毒,他吃了两次,第二次是访问的前一天,水果有芥末的味道,吃后一小时他感到头晕,并且喉咙痛,这种症状一直持续到访问的时候。由于觉得这些水果是相当安全可食的,调查队的某些成员和伴随的阿塞拜疆人员吃了一些样品。几分钟后,隔壁的一名妇女拿出她的园子里摘下来的樱桃请调查队吃,有没任何不良后果。

10. 在Kubatli看了偶尔受到122毫米炮式火箭(BM-21)攻击的地方。工作队看了三个弹着点在第一个地方,火箭大约于下午6时30分击中一栋房子,毁坏了上层的一部分。据报道没有人受伤,但当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主妇(案例2)试图拣起一些火箭推进器的残块时,她的手像被烧了一样,一名陆军少校(案例3)于次日早上检查了火箭推进器残块,几小时后出现了轻微的皮肤疹,这使他相信火箭有毒。

11. 第二个访问的地点是附近一个房子的园子里未爆炸的火箭。我们只能看到火箭推进器的尾部。无人声称该火箭载有化学弹头。

12. 第三个例子是一条石路附近的一个园子里一枚火箭爆炸的地方。一名妇女(案例4)带着她的两个子女躲在附近的岩石下。无人受伤,但她出现的症状使她相信火箭有毒。

### 三、分析化学方面

13. 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根据之一是对袭击以后所获得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的结果。巴库民防实验室曾经对土壤、子弹碎片、铁钉等好几个样品进行了分析,在许多安全案例中获得了出现氰化物离子的阳反应结果。有一个案例找到了邻一氯苯叉丙二腈(CS毒剂)。实验室所分析的样品中未发现其他的化学战剂。

14. 氰化物离子的存在表明那是使用溴化氰的一种反应。样品的水萃液成功地滴入了硝酸、溴液(直至显出了黄色)、酚(直至黄色褪去)、硝酸铵、吡啶和苯胺油。黄色至黄褐色的出现意味着氰化物离子的存在。同样地,CS毒剂也是使用氯胺基色反应来予以检测的。

15. 检测氰化物离子的柯尼希试验法是具有相当的特异性的,因为它依靠 $CN^-$ (氰离子)与吡啶相结合而产生戊烯二酸的独特反应。这种方法不是一种定量分析,而只是一种定性分析,此外,微量的氰离子可以由于许多不同的理由出现于与使用化学武器毫不相干的样品中。CS毒剂试验的特异性现尚不明,但仍有理由假定,许多其他的化学药剂可能引起同样的或类似的变色反应。实验室现尚未拥有诸如气相色谱法、质谱法或红外光色谱法等现代化仪表分析技术。

16. 在卫生部内,有人想要把一整系列的样品送交给调查队进行分析。由于这些样品据称都已经过分析(并从而有效成分都已被萃取),并由于这些样品的来源无法独立地予以核查,因此调查队拒绝了此项要求。

17. 有人在费朱利向调查队检举了一些沾有灰色残留物的炮弹碎片。据称人们在接触了这种炮弹碎片后即出现非特异性的皮疹。当即取得了这种灰色残留物的样品。由于设法点燃这种残留物的尝试皆未成功,因此它显然是一种无机化合物。最后,由于此种样品的来源无法独立地予以核查,因此决定不对该样品进行分析。

18. 也是在费朱利,调查队遇有获得一些铁钉样品的机会。这些铁钉是一个流弹在一座建筑物前爆炸而象碎弹片那样四处散布而成的。调查队收集了一枚样品,但嗣后决定不予分析,因为涉及铁钉的事件显然是同使用化学战剂所引起的任何令人信服的迹象和病状毫不相干的。

#### 四、讨论

19. 从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初步报告中可以看出,其中情报充其量是模糊暧昧的。在化学分析中发现氰化物离子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同两种化学战剂--氰化氢和氯化氰--中任何一者的使用有关连,因为这两者都具有极强的挥发性。相反,它的出现可能有一整系列的天然解释,包括各种有机物质的高温分解和腐化。

20. 正如调查队在访问费朱利和库巴特利过程中有人向他们叙述的那样,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在任何方面都不象是典型的化学武器袭击。

21. 阿塞拜疆的医生们显然相信某些受到常规武器系统袭击的受害者也遭遇到化学战剂的沾染。因此,所有列举出来的案例都受到两者的联合伤害。这些案例的数额同受害者的总额相比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这些受害者是以单独的案例无规则地散布在各个战斗区内的。

22. 显然化学战剂不是以不引起大量身上不带常规性损伤的被沾染人士的形式使用的。此外,向调查队叙述的故事和观察到的迹象和病状都不能表明任何确定的化学战剂在被使用。但是,应予以注意的是:人们偶然会对常规武器内所含有的化学物质产生反应。

#### 五、结论

23. 一系列暗示着涉及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已向调查队提出。但是,所有这些事件都可以轻易地用化学武器以外的理由加以解释;此外,那些向调查队报道的事件没有一件是符合涉及化学武器的袭击所预期发生的任何模式的。

24. 总而言之,调查队没有发现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附件一

活动日程表

1992年7月3日,星期五

调查队在日内瓦集合

1992年7月4日,星期六

乘坐飞机从日内瓦至巴库受到外交部副部长Albert salamov先生和卫生部副部长Zemfira Gemfira夫人的迎接。

1992年7月5日,星期日

乘坐Mi-24型直升机去Fizuly和Kubatli视察。

1992年7月6日,星期一

会见陆军医院的病人和医务人员与卫生部长Ragim Husseyenov先生会晤

视察民防总部化学和放射化实验室

访问临床和实验外科研究所的病人和医务人员

访问急诊医院的病人和医务人员

1992年7月7日,星期二

审查提出的证据

访问国防部副部长Valeg Barshatli将军

访问阿塞拜疆议会议长Lsa Gambarov先生

1992年7月8日,星期三

乘坐飞机从巴库至埃里温

访问亚美尼亚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Arman Kirakossian先生

乘坐飞机从埃里温至日内瓦

## 附件二

### 医疗情况

病人。

病例1: 男

调查地点: Fizuly

调查日期: 1992年7月5日

病 历: 十四天以前,病人吃了一个自己果园产的水果,据称上面落有掉在60米之外的一颗爆炸炮弹激起的尘埃。水果味道奇特,不甜,象芥末味,他感到消化道不适。昨天,他又吃了一个水果,同样感到不适,周围没有人有类似的病痛,但显然他们仍然吃自己果园产的水果。

病 情:

-- 恶心,肠胃道不适。

-- 检查口腔和咽喉时未见临床症状。

结论:没有使用化学战剂的迹象。

病例2: 女

调查地点: Kubatli

调查日期: 1992年7月5日

病 历: 病人在清扫弹着残片时碰到炮弹残余。她感到灼痛。家中其他人没有出现类似的病痛。

病 情: 她自诉双手、右肩和双腿感到灼痛。没有临床症状。检查时发现皮肤完好,与没有灼痛的其他地方无异。

结 论:没有使用化学战剂的迹象。

病例3: 男

调查地点: Kubatli

调查日期: 1992年7月5日

病 历: 在7月2日的袭击(并见病例2)发生四、五小时后到达该村。他双手碰到一些弹药残余, 身上一些地方开始发痒、发痛。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没有类似病痛。

病 情:

- 右耳垂上沿: 红肿、硬化、脱皮。
- 左前臂: 在直径约3厘米的区内有小点红色丘疹, 发痒、发痛。
- 左右前臂各部: 若干点红色小丘疹。

结 论: 可能接触过刺激性物质。没有使用化学战剂的迹象。

病例4: 女

调查地点: Kubatli

调查日期: 1992年7月5日

病 历: 在袭击中(见病例2)同两个孩子一起离家躲在一块岩石底下。附近一所房子着火。几个小时后感到发痒和灼痛。她的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病痛。

病 性:

- 颈垂体前叶: 3处有小损害, 最大的一处为3×1厘米, 呈现红斑、几个小脓疱、脱皮、发痒。
- 鼻子左侧: 一小块脱皮。

结 论: 可能接触过刺激性物质。没有使用化学战剂的迹象。

病例5: 男

调查地点: 巴库, 陆军医院

调查日期: 1992年7月6日

病 历: 1992年5月8日被子弹击伤左颊和左上臂及肩膀, 上臂肌肉碎裂坏死, 肱骨

破裂,桡神经受损。病人受到损伤震扰。1992年5月9日开刀取出一颗附有黄棕色粉末的子弹。在取出子弹时,外科医师和麻醉师都感到刺激落泪、声门痉挛、咳嗽。这些症状随后消失。

病 性:

- 面部:伤痕从嘴部左上方延伸到左颊。
- 左臂:石膏外部加固;愈合伤口有许多黑斑。
- 左手:浮肿,弛缓麻痹,移动时有痛感。
- 一般情况:似乎还可以。

结 论: 常规武器造成重伤。看来极不可能涉及化学战剂。附在子弹上的黄棕色粉末使软组织受损加重也并非是不可能的情况。

病例6: 男:

调查地点: 巴库,临床和实验外科研究所

调查日期: 1992年7月6日

病 历: 病人于7月2日入研究所就医,左肩胛有子弹一颗,左臀有子弹两颗。损伤并不严重。不过,病人的一般情况持续恶化,发烧、心搏过速、紫癜和意识模糊。用青霉素治疗。

毒理会诊医生:表达不够、出疹、皮肤发烫、调节减退、呼吸急促、不言不食、胆素脂酶减少。受到含磷物质的毒害。

病情: 病况严重、心跳每分钟116次、血压110/80毫米汞柱、体温40-41摄氏度。两腿、上臂和左肩大面积紫癜;意识模糊、坐卧不宁。

左肩和左臀各有一个洞和两个洞,直径1厘米,伤口边缘变色。

化验结果: 白血球偏高、血小板略少、沉降率增加。

结 论: 极可能是弹伤后继发传染的脓毒。没有急性有机磷中毒的症状,胆素脂酶减少可能与身体一般情况不良有关。未观察到其他神经毒剂中毒的病例。看来极不可涉及化学战剂。

次日,有人向我们提到病人已于1992年7月7日死亡。

病例7:男

调查地点:巴库,急诊医院

调查日期:1992年7月6日

病 历:病人于1992年6月30日受伤,目前左胸下方和左肘有原发性皮肤伤口愈合。入院后,病性恶化,胸部伤口又部分开裂。未来数日湿性坏疽坏死,需要切除伤口边边缘。用卡纳霉素和青霉素治疗。

病 性:胸部左侧皮肤缺损,约有手掌大小,可看见下面肋骨和肋间肌肉。无张力、苍白的伤口略有浮肿。接触伤口四周时有痛感。手肘伤口有绷带包扎,未加检视。

结 论:被常规武器所伤,有次级感染。看来极不可能涉及化学战剂。

-----